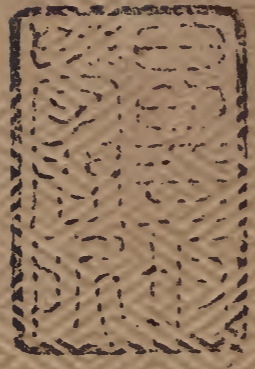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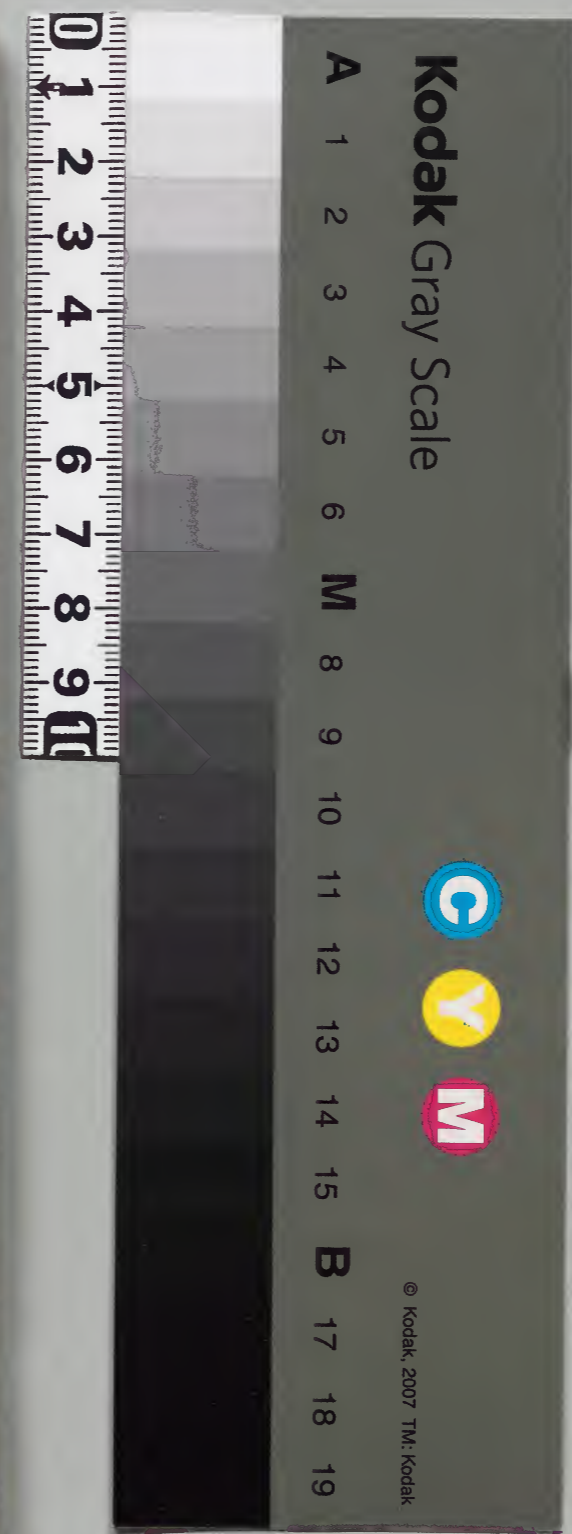
# 官板表



				漢書門類
		四九〇		
三八	九八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五	四九		漢書
函	〇		
四八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04	
冊數	38	(- 23)	
函號	275	32	





東德傳大全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同治元年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淺草文庫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二十八年謚法

安民立

政曰成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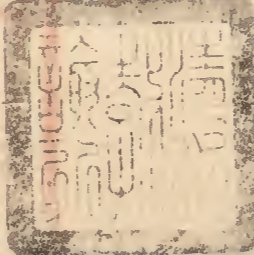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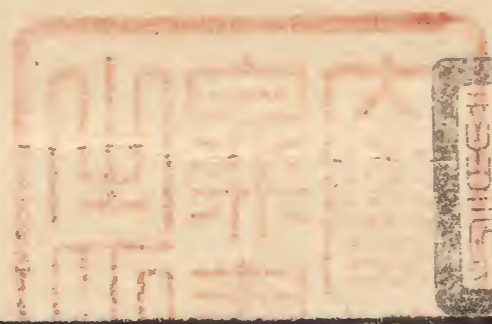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十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樂  
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

州蒲以為君伐鄭是為厲公是年景公  
卒成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是年韓

厥為  
政立

**衛** 魯成公二十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詳見宣  
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  
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  
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  
公元年

**杞** 詳見僖  
公元年

**薛** 詳見僖  
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  
立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

公卒宣公徑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  
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僖  
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公十六  
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

陵敗績晉射共王

中目楚殺子反

秦 魯成公十四年桓  
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邾始見經  
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 詳見隱  
公元年

元年 定王十  
七年 晉景十年 齊頊九年 衛穆  
十年 蔡景二年 鄭襄十五

年 曹宣五年 陳成九年 杞桓四十七年 宋  
文二十一年 秦桓十五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改書即位傳例承國於  
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辨也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於六也杜氏曰周二月今之

溫京氏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

緩紀綱維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

其象已見何氏曰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故當涸陰

寒而常燠應之涸與涸同寒疑閉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燠

調愆伏之一事也永嘉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網

冰於地中二月四月陽作蟄虫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

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於冰所以節

陽氣也會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

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汪氏曰微

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汪氏曰內女嫁大夫不書歸大夫出不致卒不書葬

雨雹冰雪何以悉書汪氏曰七書不雨三書雨雹及無冰再書預霜亦三書雨

雪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

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

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無水

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水則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水則終無水矣○淡氏曰二月今之十二二月舉此無水則一時無水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水乎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

#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耳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

甲非正也程氏曰譏重斂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

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

前漢書刑法志

殷周因井由而制軍賦地方一甲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兵為甸甸六十四井也

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周禮註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二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為齊難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古曠反與周制如  
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孫氏曰謂  
丘出甲士  
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皮馬  
一匹牛三頭丘何甲士之有高郵孫氏曰是丘出  
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  
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知其所作者  
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  
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

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  
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  
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魯每乘

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

其數皆增三之一耳穿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  
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二甲爾今  
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

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予  
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非人

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劉

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厲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  
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  
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  
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



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樂，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番陽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馬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馬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格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猶襲效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中以為繼也。春秋之終，且用田賦軍旅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厥後楚之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

後世意深切矣。廬陵李氏曰：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軍，新作南門，新延廡，新作雉門也。然延廡不書，作○。劉氏曰：公羊云：譏始年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為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手杜氏又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廬陵李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作四甲，四甲為二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曰：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故胡氏不取。

#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初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齊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速餼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立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

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高氏曰許曷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

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

汪氏曰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

齊侯于陽穀公于遂及齊侯盟于邾立繼而公孫

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

晉侯盟于赤棘以太夫盟霸主而不愧也誰也遂

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內太夫

特盟外諸侯者五邾立赤棘拔句釋皆書及唯侵

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後則定公

之位未定如晉見卻故脩好于和句釋則二知取

和田又魯知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侵

祥外為志猶為彼善於此也家氏曰中世以後諸

侯之大夫多自結於霸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

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

其大夫故君嘗見陳於霸國臣反挾霸國之援以  
曾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  
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  
買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  
買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  
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敗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  
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  
也晉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  
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杜氏曰不言戰王  
者至尊天下莫之  
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  
戎所敗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

而已人臣無  
敵君之義也 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

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

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我伐之敗績於

徐吾氏杜氏曰康公王季子也欲要其  
無備徐吾氏茅戎之別種也 而經不書

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孫氏曰定王肅暗  
無宣王之烈王師

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  
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 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

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

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

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

於邀我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

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陸氏曰王

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

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

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詭王

也家氏曰不言茅戎敗之示王者無敵於天下也

無敵而為戎敗故以自敗為文也劉氏曰不言戰

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

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耻言

敗是以王者修己而不責於人也常山劉氏曰王

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徵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

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

而尊王之義與主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

義成得而見矣陳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

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說不在諸侯諸侯

有事說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

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

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汪氏曰

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夷狄正

朔所不加可以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此

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

# 冬十月

## 附錄

左傳冬滅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

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毅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恥衛孫良夫

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

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氏曰穀梁作傳皆釋經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疑今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壬申** 定王十一年 **一** 卒 **蔡景二** **鄭襄十六** **曹**

宣六 **陳成十** **杞桓四十八** **宋文**

二十二 **秦桓十六** **楚共二**

###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盟門焉龍以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

盟于斷音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

北鄙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興是役非義

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

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家氏曰此齊人

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

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

伐我所謂且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

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

頃公之謂矣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四後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

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  
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  
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  
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驍矣子以衆退  
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  
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平民政之本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巳  
程氏曰新築鄭地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  
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  
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  
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  
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  
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  
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張氏曰易曰師  
左次無救凡戰  
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  
而在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  
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  
主新築之戰也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

夫強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

### 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 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卻去逆及首公穀作手鞏音安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滅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賊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櫛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滅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

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帥于莘六月壬申師至干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思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殺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地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矣西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膝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探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井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

中御而從齊侯，邠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軍，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駘結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轎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君地，下臣不幸，敢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而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後，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自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文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

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宛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玉也，櫛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子實不復，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攜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請叔合餘，盧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睚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紿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曰或曰，曰其戰也，或曰曰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周禮太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

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

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

特往夾，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

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

憤欲。注氏曰：謂怒婦人之笑辱貪取汶陽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

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

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

之戒亦明矣。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茅堂胡

氏曰：司馬懿曰：春秋在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卿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在而獨書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列四卿。

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甲弱四御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何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高哀二年代和三家專兵兵旬卒乘悉無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鞏乃魯卿擅經之太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次侵軍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忿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董子曰頃公齊桓之孫霸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鞏獲頃公斬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齊氏曰鞏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取勝也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

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卻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陳氏曰凡師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鞏之功晉於是有一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卻克志在釋己私忿非能聲齊頃陵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迫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鞏之敗嗣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強故取晉氏世霸合諸侯以加兵於齊者三鞏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一國之君以討其暴橫馮陵之惡故春秋書同盟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

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啖氏曰左氏言齊侯免求逢丑父三出入晉軍按時齊師大敗若三入晉必當見獲此近妄也趙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首憂內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內而專輕重於外乎

#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

## 于表婁

穀作爰婁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表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載遠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而自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

丑父曰吾賴仕穆之神灵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斯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於表婁易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表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盟于齊蕭向煇子者齊君之母也躡于指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一大夫出相與問間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一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國佐曰與我紀侯之亂日與我紀侯之亂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亂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去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戰再戰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速于表婁而與之盟穀梁傳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縶地五百里焚雉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其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

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教卻獻于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屬來以蕭同叔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屬來則諾以蕭同叔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士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請國而後於是而與之盟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婁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

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高氏曰國佐受

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

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江氏

曰欲於城下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

復借一戰何氏曰卻克耻傷其威故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衛大夫以國佐辭為國佐請逮于袁婁

而與之盟何氏曰逮及也追則汲汲欲盟者晉也

故反以晉人及之汪氏曰求盟在楚故稱若此類

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

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曰卻

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人皆多卻子

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獨繼之為其先力而後禮也張

氏曰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

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

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

仲中國之太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求盟

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服自服以求盟也

卻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一

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氣遂餒書曰

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

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不已而盟也臨川

吳氏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

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桓公又退舍而與之盟盟

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鞏使國佐來納賂

以求成許不許在晉卻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書知

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

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

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宋、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祭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鞏，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表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也。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偏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鞏戰之念也。○劉氏曰：公羊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夫兩國治戎將在大軍，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可知矣。行使何傷諸侯會，晉師于非林，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畧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為臧孫許及卻克，斷丑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

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弟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弟之子，姪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據。○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速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後吊焉，突於大門之

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之

附錄

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  
之王乃止子友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  
畜殺御叔戮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  
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  
必是子友乃止王以子連尹衰老妻老死於焮不  
獲其尸其子黑妻承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  
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  
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嬖也而  
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  
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  
懼於焮之役而欲求姬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  
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

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  
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  
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  
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慮不勝之國遂奔  
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刑大夫子友請  
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  
先考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向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屬海且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亦子曰吾知免  
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子之力也臣向力之存焉范文子見勞之如卻伯對  
曰夷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柰伯見公  
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汶音

春秋大全 卷之三十三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鞏之略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張氏曰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注即汶陽由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汪氏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孫氏曰汶陽魯地也

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言取之齊明本非齊地

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主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

得非其有奚異乎汪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然則

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

得之汪氏曰侵小如滅項取相牟之類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

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

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朱子曰魯

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經於復其故由而書

取所損益亦可知矣家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

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

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矛奪

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郕

取防取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富曰歸今而曰



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歸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且歸者取之自昔歸之自晉以見晉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汪氏曰趙氏云是力而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籍晉之力以復之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廬陵李氏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晉沫之盟再復於韓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誰龜陰之歸鄆誰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用也

### 冬楚師鄭師侵衛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變是授戈與寇而攻焉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子嬰齊始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久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此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濟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木戶已責逮寡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社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滅孫生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鉞鐵鉞証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不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杜氏曰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

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  
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  
沒而不書非諱也屈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則莫  
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  
會也家氏曰晉以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莒其叛垂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夷之八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八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獲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

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

易損卦大象君

大傳損德不伐不求行之善也

朱子曰若能不伐不害不貪求則何為

不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悻

弗能懲也而辱速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

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

則亦知戒矣

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為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

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曾而以臣位君也陳氏曰凡吾君會

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言慶向書言衛寧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言魯大夫

則曰言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侯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

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蓋公後諸侯至於楚之圍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說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未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一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齊之盟沒公不書而楚書入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何以震合景從以服屬於荆蠻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諱紀之而且文見意耳廬陵李氏曰公于會外大夫止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季夫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隱盟也於是子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備於位民之攸壑其是之謂也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賤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程子曰楚為強盛陵轍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

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季氏曰前此

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

汪氏曰書及則內為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

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魯公二十一年盟

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

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

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公子嬰

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

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此諸夷狄

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

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

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

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

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汪氏曰

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不信棄

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二十九年盟蜀之盟棄

于翟泉從夷狄僖十九年盟于齊是也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

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

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

也陳氏曰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

侯之大夫後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

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汪氏曰與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盟從夷也盟翟泉訛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其所內夏外夷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隔川吳氏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也其以力為功薄於義而陋於禮與卻克耳卻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項氏曰蜀之盟與蔡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蔡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廬陵李氏曰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二役翟泉諸公不書澶淵沒嘗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手之事觀之晉益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

楚之害大矣劉氏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蔡深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楚專主中國之盟莫成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二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毅深以為前書嬰齊齊者嬰齊之仇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

附錄

左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以不忍數年之不義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

後之人必有在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畏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太夫為政猶以衆在光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卜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而敗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太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下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賂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癸酉 定公十二年 齊頃十一年 衛定九年 公滅元年 蔡景四 鄭襄十

七曹宣七 陳成十一 杞桓四十九 宋共公固元年 秦桓十七 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師覆諸鄭敗諸牟與皇戊如楚獻捷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音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

偃帥師禦之覆諸鄭反敗諸牟與注氏曰覆伏

鄆丘與皆鄭地晉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

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

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季衛公問對兵法先正而後高先仁義而後權譎度

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

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繼

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

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馬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

晉游兵於立輿使皇成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

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

一以入書抑夷狄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為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泰否之意為中國謀而不

不為夷狄謀也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

金革之事也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范氏曰自同於正君故書公

侯以譏之家氏曰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我也廬陵李氏曰此郊之後晉再伐鄭

而不服也汪氏曰左傳云鄭皇成如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

不書敗所以尊中國也

###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 二月公至自伐鄭

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稱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謚矣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緱氏劉

絢曰絢字質夫程子門人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

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

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

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

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

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禮記檀弓注

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

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

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

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

而哭於人情何居音姬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

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

而日之○汪氏曰公羊以謂不言宣宮不忍言也

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謚然則莊公之世何以稱桓



不合

#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日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

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史記秦始皐紀葬驪山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中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末戒哉

#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况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霸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廬陵李氏曰成公朝晉者四二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正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與兵之不度德量力也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強齊之援弒君篡國凡可以誦齊而求悅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汪

氏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  
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時諸侯  
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爲異耳  
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錄**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  
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息佐中軍矣故楚人  
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亦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寡鼓使歸即  
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紿其民各懲其忿以  
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  
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在受死  
君亦不在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  
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  
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師偏師以脩封  
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

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  
不聽也任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自圍者皆叛

邑何氏曰不言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

大帥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立

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

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

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何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國外邑同罪。劉氏曰：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強國之行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二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郟，圖費，十二年圍成。

### 大零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魯在良，反公作押，殺

音羔 作稽答

左傳：討赤狄之餽，焉廕答如，潰止失民也。杜氏曰：齊魯如，赤狄別種。茅堂胡氏曰：經不書齊魯各如，潰者，常城亦狄，路氏甲氏及留甲矣，其餘黨散，入齊魯各如。

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成，若種差雖滅，漢亦亡。後世豈當絕若患哉。盛答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獲華夏斯止矣。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於安，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躡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路氏，又殄留甲，以為未快復與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夫盟。

聘而逐盟之於是始。左傳：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戚宣。

表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孫子之於衛也位  
 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  
 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夫  
 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下  
 未盟循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  
 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  
 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  
 之也何氏曰惡一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  
 相疑故不重舉連聘而言之徐氏曰春秋之義舉重  
 畧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  
 盟今言聘言盟熈其生事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  
 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  
 于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

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  
 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

焉者此類是也蘇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善

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  
 之審陽萬氏曰聘者固出於其君之命而及盟則  
 出於其臣之私也况夫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  
 皆其君也諸侯之於大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  
 也列國之臣忘其分之卑而盟五等之君五等之  
 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大夫  
 既不知自有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之  
 君而敢於與之同盟也乎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  
 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  
 強乎○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首庚良  
 夫十一年卻犇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  
 白一則以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穀梁疏

曰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秋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注意以為二子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 鄭伐許

釋子曰鄭附於楚二十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稱國以伐狄之也

汪氏曰據夷狄但舉號何氏曰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教侵伐諸

夏自此以後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

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

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

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

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焉弱犯

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

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

范氏曰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

侯之盟故狄之楊士勛曰不於伐

所以懲惡也以

為告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

也

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交於夷鄭為亂

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

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在矣廡陵李氏曰經中國而狄之者三文十年狄秦成二十一年狄鄭昭十二年

狄晉

**附錄**

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  
韓穿荀躒趙旃皆為將賞鞅之功也○齊侯  
朝于晉將授王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  
怨驥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  
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政矣韓厥登萊爵  
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躒之  
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躒善視之如實出已賈  
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  
君子遂  
變齊

甲定王二年 四年 晉景十三 齊頃十二 衛定  
十年 二 蔡景五 鄭襄十八 卒 曹

宣八 陳成十二 杞桓五十  
宋共二 秦桓十八 楚共四

###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  
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  
其為共公謀昏張本乎陵川吳氏曰晉衛二國相繼  
來聘以二十二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廬陵李氏曰  
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  
元襄十五年向戌  
昭十二年華定

###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  
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春秋左傳

###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杜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侯

###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  
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  
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晉即楚故也汪氏曰成公此  
年朝晉而取教忽之辱豈非禮  
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 葬鄭襄公

汪氏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迹於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家氏曰甚哉  
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  
以有鞏之勝謂當與晉為睦魯未幾月率先諸侯受  
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  
正所以救前日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  
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 冬城鄆

公作運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  
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于公待于  
鄆即此在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



鄆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嘗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言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溇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來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紂軍以救許伐鄭取汜奈楚子友救鄭鄭伯與許男訟馬皐成擲鄭伯之辭子友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

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

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

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家氏曰父所為義已繼之為孝父挾夷楚之援陵墓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廬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讐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匹侵伐矣然據左氏所記則邲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鄭皆南面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救不善於經事未可信也

附錄左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定王二十一年崩 羣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

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  
十一宋共三蔡桓十九楚共五

# 春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  
嫁曰歸反曰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

汪氏曰叔姬始嫁不見於

經與郊伯姬同婚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

家氏曰此

與他侍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來歸非杞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

無貶辭臨川吳氏曰僖二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

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

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為太子叔姬

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歸也

室人之太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

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

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汪氏曰郊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

然叔姬書杞伯逆喪以歸而知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不觀矣

**附錄** 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魯氏不

我何害弗聽嬰慶夫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

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

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乎祭之之明而亡

我何害弗聽嬰慶夫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

#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于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杜氏曰穀齊地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汪氏曰自文十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木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向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下舉降服乘纓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向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翬者翬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翬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翬者曰天有山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知之何伯尊由忠問焉翬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

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

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

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

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高氏曰先

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

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

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隆服乘纒邀樂出次

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

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

檢身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諛夫昌與

高宗克正厥事書高宗彤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所

失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詩雲漢序美宣王也

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

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

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

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汪氏曰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十一年經書

弑君唯晉州清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  
慶凡七滅國惟晉庸鄆萊偃陽舒鳩賴陳蔡州來

凡九耳故徐彥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  
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  
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其應亦惜矣春秋  
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

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范氏曰山

之象也象君權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

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已能孔子聞

之曰伯尊其無績乎穰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

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

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

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

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

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

貪坐陳韋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

書音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附錄**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

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

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曰晉攻華氏宋公殺之

### 秋大水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與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侯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  
為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  
同見其皆不臣何氏曰蟲牢  
鄭地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  
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杜氏曰言同盟服

強楚汪氏曰即穀梁所謂同外楚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

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

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

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其矣  
薛氏曰王崩而為盟會無王之甚也王氏曰是盟

以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  
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下  
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  
討則不得終禮况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入  
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  
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却與  
晉衛脩朝聘於魯而不修甲事蓋將以是為常而  
不知愧甚者靈主之計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  
朝於荆楚且侯致禩執紼越歲喻時而後返而曾  
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嘆哉廬陵  
李氏曰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  
不能明尊主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  
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 春秋大全二十二卷終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再拜而卒... 凡此皆...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凡此皆...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慶

